

齐泽克文集

易碎的绝对

The Fragile Absolute

—— 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

—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Slavoj Žižek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吴源
策划：余江涛

齐泽克文集

易碎的绝对

The Fragile Absolute

—— 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

—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蒋桂琴 胡大平 译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碎的绝对/(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著;蒋桂琴等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
(齐泽克文集/吴源主编)
ISBN 7-214-03660-6

I. 易... II. ①齐... ②胡... III. 拉康, M. L.
(1901~1981)—哲学思想—文集 IV. G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436 号

The Fragile Absolute

Copyright © 2000 by Slavoj Žižek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030

书 名	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
著 者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者	蒋桂琴 胡大平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页 2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660-6/G·1340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他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广泛的注意。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解乎齋
PDG

我们这儿的前提正好相反：允许敌人规定斗争领域，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完全认可被指控把策略颠倒过来，而不是采取防御的姿态：是的，从基督教到马克思主义确有一个直接的血统；是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来反对新唯心论的冲击——真正的基督教遗产真是太珍贵了而不能留给那些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

然而，即使是那些承认从基督教到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血统的人，也还常常把基督早期的“真正”信徒当作神似的崇拜而反对以圣保罗名义象征的教会“制度化”：对基督“最初的真实讯息”如此，而对其向教义团体的转化却非如此，那种团体使教会合法地成为社会制度。“对基督如此，而对圣保罗（据尼采所说，此人实际上开创了基督教）却非如此”这句格言的信奉者所做的一切与20世纪中期开始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确实相似。“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座右铭是“对早期本真的马克思如此，而对其列宁主义的僵化派却非如此”。在两种情形之下，人们应该坚持认为这样一种“捍卫本真性”的做法是最不义的背叛方式：在圣保罗之外没有基督；完全相同，绕开列宁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马克思”。



目 录

不为什么人,也不为什么事	1
一、放弃巴尔干幽灵	1
二、资本的幽灵	9
三、作为对象 a 的可口可乐	19
四、从悲剧到喜剧	37
五、受害者,到处都是受害者	50
六、幻像的真实域	58
七、为什么真理是荒谬的?	65
八、石头、蜥蜴和人	78
九、结构及其事件	87
十、从摩西十诫到人权	102
十一、博爱的原则	108
十二、救世主的解脱	117
十三、“你必须,因为你行”	124
十四、从知识到真理.....并后退	130
十五、突围	137

一、放弃巴尔干幽灵

概述新纪元要旨的最好办法也许不是聚焦于那些外在特征上——这些特征规定了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体系——而是聚焦于时常困扰它的得不到承认的幽灵上，这些幽灵驻留于仍然持续、继续发挥功效的不存在之实体的神秘区域内。由于来自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我现在似乎注定要讨论这样的幽灵：有关巴尔干主要的老生常谈之一不就是说，它们是欧洲的一部分，被臭名昭著的“过去幽灵”所困扰，什么都不能忘却，什么也学不到，却仍在进行几百年以来的战争，而欧洲的其他地方却在进行着迅速的全球化进程？然而，这儿我们遇到了巴尔干的第一个悖论：在欧洲人的眼中，巴尔干本身似乎拥有某种特殊地位，它是漂浮在其上空的幽灵——后南斯拉夫的巴尔干，这种（自我）毁灭的种族激情的旋涡，难道不正好相反，几乎是一种相片底片、一种种族共同体相互容忍的共存、一种转变成梦魇的多元文化梦想？巴尔干的这种不确定的和流动的地缘界定不正表明了他们的幽灵地位吗？对于“巴尔干从何处开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巴尔干总是在别处，有点向东南方……

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他们从那里的南面开始，在科索沃或

在波斯尼亚，他们保护基督教文明以对抗欧洲的他者；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他们开始于正统的、专制的和诡计多端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抵抗它以捍卫西方的民主价值；对于斯洛文尼亚人来说，他们开始于克罗地亚，并且是和平中欧的最后一道堡垒；对许多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来说，他们开始于斯洛文尼亚，斯拉夫民族的西部前哨；对许多德国人来说，奥地利本身由于其历史纽带，它早已受巴尔干恶化和无效的感染；对许多北方德国人来说，巴伐利亚因其天主教的省份特性，并没有免受巴尔干的感染；许多傲慢的法国人把德国自身与完全异于法国政策的东部巴尔干的残忍性联系起来；这就将我们引向了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环：对反对欧洲联盟的一些保守的英国人来说——至少，含蓄说来——整个欧洲大陆在今天发挥着一个新型的巴尔干土耳其帝国职能，以布鲁塞尔作为新伊斯坦布尔，一个贪婪的专制的中心，它威胁着英国的自由和主权……^①欧洲大陆自身与巴尔干、与其野蛮的他者的这种认同难道不就是两者之间完全移位定界运动的秘密事实？

这个高深莫测的多重边境置换清楚地显示出在巴尔干案例中我们正在面临的不是真实的地理学而是一个想像的绘图法，它将自己虚幻的、往往是否定的意识形态对抗性投射到真实的地形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歇斯底里症的转变征兆的定位把另一个想像的剖析地图投影到身体上。然而，不仅巴尔干人被当作欧洲的幽灵、它自己不被承认的过去的残余；而且需要更进一步——也许更加重要——指出的是，只要“巴尔干”发挥着其这样一个幽灵实体的功能，参照它们就会促使我们以一种幽灵分析的

① See Vesna Goldworth, *Inventing Ruritania*,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方法来洞察当代种族主义的不同模式。首先,存在着一种过时的对(专制的、野蛮的、东正教的、穆斯林的、腐败的、东方的……)巴尔干他者的明显拒绝,它代表着真正的(西方的、文明的、民主的、基督教的……)价值。其次,存在着“反思的”政治上正确(以下简称 PC)的种族主义:巴尔干作为种族恐惧和褊狭的地域、作为原始的失去理性的战争激情的一个地域,这种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理解是与通过理性谈判、妥协和相互尊重来解决冲突的后国家状态的自由民主过程相对立的。在此,种族主义上升为第二权力:它被归为他者,而我们则占据着仁慈的中立观察者之便利地位,对“正在那儿”发生的恐怖感到不安。最后,存在着颠倒的种族主义,它颂扬巴尔干他者的异国情调本真性,就如在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的那种。这些塞尔维亚人,他们与内向的、贫血的西欧人形成对照,仍然显示着对生活的惊人渴望——种族主义的这种最后形式对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的电影在西方取得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库斯图里卡的例子也促使我们能够识别出西方理解巴尔干的另一个特点:置换的种族主义逻辑。^① 因为巴尔干在地缘上属于欧洲的一部分,人口由白人组成,所以在今天 PC 时代,没有什么人胆敢把那种应用于非洲人或亚洲人身上的种族主义老生常谈随意地加诸巴尔干人:发生在巴尔干的政治斗争被比喻成荒谬可笑的歌剧情节;齐奥赛斯库成为恐怖(Dracula)伯爵的化身……而且,似乎在巴尔干区域内部,斯洛文尼亚是最被暴露在置换的种族主义面前的,因为它与西欧最为接近了:在一次有关其电影《地下社会》(*Underground*)的采访中,当库斯图里卡把斯洛文尼

① See Vesna Goldworth, *Inventing Ruritania*,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亚作为奥地利的马夫打发掉时，竟然没有人对这种陈述中包含的公开的种族主义作出反应——这很好，因为来自于前南斯拉夫欠发达地区的一个“本真的”异国情调的艺术家正在抨击那地区最发达的部分……巴尔干构成了一个例外的地方，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被允许将其被压抑的种族主义付诸行动。在那里存在着“巴尔干”的主要意识形态教训：当诸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或乌利希·贝克（Ulrich Beck）这样的理论家把当代社会定义为以“全球性反思”为特征的“风险社会”时，那么当提及“巴尔干”时，请允许我们指出现今种族主义自身是如何正成为反思的，以此补充他们的分析。

这就引出了这种反思的种族主义之另一个关键特征：它围绕着他者的文化歧视和明显的种族主义之间的区别。通常，种族主义被认为是比文化歧视更强大、更激进的一个形式：当对其他文化的无知蔑视被提升到这样一个概念——出于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的或文化方面的）原因——即其他的种族群劣于我们自己的种族群时，我们面对的就是种族主义。然而，现今“反思的”种族主义却悖反性地表现为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在古老的南非有关种族隔离的官方争论不是说黑人文化应该保存其独特性而不应该消融在西方大熔炉中吗？甚至今天，欧洲种族主义者，如勒庞（Le Pen），不也是强调自己要求的只不过是像非洲人或其他地方的人那样的文化同一性的权利吗？我们太容易忽视这一点了，在此对他人的尊重纯粹是“虚伪的”：起作用的机制倒不如说是拜物教分裂的否定性特征：“我非常清楚他者的文化值得给予同样的尊重，就像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极度鄙视他们）。”

这种反思的种族主义机制甚至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也能清晰地觉察到：比如，《星战前传》这部被期待已久的乔治·卢卡斯

(George Lucas)的《星球大战》三部曲的前篇。左派通常认为,《星球大战》中各种各样的外星人(人类以外)种类以编码形式再现了人类内部的种族差异,故将它们还原为普通的种族主义者套路的层面(如贪婪邪恶的贸易联营组织的商人是一幅清晰的像蚂蚁一样的中国商人漫画),这种批判性观点不知怎的未能理解这一含义:这些有关种族的陈词滥调并不是一个需要通过艰深的理论分析来穿透的密码;他们直接暗示他们的身份似乎是游戏的部分。而且,生活在水下的纳布(Naboo)族人的两个成员即滑稽的加加(Jar Jar)和傲慢专横的统治者岗岗(Gungans)很明显地运用了漫画方式,以经典好莱坞形式再现了非欧洲(非白人)仆人和主人的形象:Jar Jar是个好心肠的、荒谬可笑的、胆小又孩子气的仆人(就像公认的墨西哥人,他们孩子气地胡言乱语,总是作出一些紧张的评语),而统治者也显示了非欧人那可笑的傲慢的虚假的尊严(再一次地,像旧时好莱坞电影中墨西哥的当地军阀首脑,具有夸张的自豪感和尊严感);在此至关重要的是两个人物都不是真人扮演的,而是纯粹的数字产物——因此,他们并非只是那种老生常谈,倒不如说除了动画式的老生常谈外他们直接表现的、表演的东西什么都不是。这样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平面的”,缺乏真正个性的“深度”:他们塑料脸上的怪异表情直接地表露出他们内心的态度和感觉(害怕、恐惧、欲望和自豪),使他们完全成为透明人。

这儿得出的更普遍的观点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全球性的反思/中介化产生了自身残忍的直接性,艾蒂安·巴里巴尔关于作为当代生活特点之一之过度的、非功能性残忍的概念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形象^①:一种从“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或宗教大屠杀到

① See Étienne Balibar, 'La Violence: Idéologie et cruauté', in *La crainte des masques*,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97.

大都市中青少年和无家可归者暴力的“无意识”爆发的残忍性；一种人们试图称之为**本我—邪恶**的暴力；一种并不基于任何功利主义或意识形态原因的暴力。外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者他们威胁着我们西方价值，所有这些言论再也不能欺骗我们：在进一步的观察中，这种言论很明显只是提供了一种更加肤浅的派生的理性化。从光头仔那儿我们最终得到的答案就是，痛打外国人就是让他感觉良好；这些外国人的出现打扰了他……我们在这儿所遭遇的是真正的**本我—邪恶**，就是说，由自我与快感之间最基本的不平衡关系、由快乐与处于其中心的快感的外在身体之间的紧张状态所构建和激发的邪恶。因而，**本我—邪恶**就在主体与他欲望的原始性丧失的对象原因的关系中上演着最基本的“短路”：在“他者”中（犹太人、日本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烦扰”我们的正是他似乎享受着的相对于对象的优先关系——他者要么是拥有这个对象—财富，这是从我们身边抢走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拥有的原因），要么威胁我们对对象的占有。^①

这里人们应该主张的是黑格尔的“无限的判断”，它指明了这些暴力直接性的“无用”而“过分的”爆发与社会的全球性反思之间的思辨同一性，那种暴力直接性的爆发只不过表明对他性的纯粹的、赤裸裸的（未升华的）恨：这种一致的最终实例或许就是精神分析阐述的命运。现今，无意识的形式（从梦境到歇斯底里征兆）确实已丧失了它们的无辜性，需要进行彻底的反思：一个典型有教养的精神分析对象，其“自由的联想”符合为他们的不安提供精神分析解释的大部分努力，因此人们说这样的话也是很合理的，即我们对这些征兆不仅具有荣格的、克莱因的、拉康的……阐

① 有关这一主题更为详细的展开，参阅 Slavoj Žižek,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chap. 3,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 以及 *The Ticklish Subject*, chap. 6,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9.

释,而且这些征兆本身即是荣格的、克莱因的、拉康的……他们的现实与精神分析理论含蓄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对阐释的全球反思(每件事物都是阐释;无意识阐释它自身)不幸的结果就是分析家的阐释本身失去它的述行的“符号功效”,使征兆完整无缺地留在了其愚蠢的快感直接性中。

严格说来,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发生的一切与新纳粹分子光头仔的如下反应是一致的,当他们确实迫切需要为其暴力寻找理由时,就突然开始像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及社会心理学者一样谈论,引证日益式微的社会流动性及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他们童年时代父式权威的瓦解及母爱的缺乏——实践与其内在意识形态合法化的统一分解成残酷的暴力和对它的无助的、无效的阐释。这种阐释的无能也是风险社会理论家所欢呼的普遍化自反性的必然对立面之一:似乎只有当它从一些最低限度的“前反思”的实在性支持那儿得到力量并且依赖于它,我们的反思能力才能活跃,这种“前反思”的实在性支持逃避其掌握,因此它的普遍化就是以无效性为代价的,即,残忍的“非理性”暴力的真实域悖反地重现了,它对反思阐释是不能渗透的和不能感知的。

因此,现今的社会理论越是宣布自然和/或传统的结束和“风险社会”的出现,与“自然”的含蓄关联就越是遍及我们日常的话语中:即使我们不提及“历史的终结”,可是当我们声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的务实的时代,即以另一种方式声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政治秩序,在其中惟一合理的冲突是种族/文化冲突,我们难道不是在传递与此相同的信息吗?典型地,在现今的批判话语和政治话语中,“工人”这个术语已经消失了,代之以“移民(移民工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德国的土耳其人,美国的墨西哥人)”——这样,有关工人被剥削的阶级提问方式被转换为“对他性不宽容”的文化多元主义提问方式,等等。文化多元论的

自由主义者在保护移民种族权利方面的过度努力很明显从“被压迫的”阶级维度得到其能量。

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很快就声名狼藉了，但我们仍然默默地假定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终发现的“自然的”社会政体；我们仍然暗暗地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构想为自然灾难的亚种，是准自然的剧烈情感的爆发，或者是基于盲目的种族认同之上的矛盾（如果不再是对于自然状态的文字游戏，这儿的“种族”会是什么呢？），此外，关键在于这种遍及各方面的重新自然化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全球性反思是严格地相关联的。为此，当面对种族仇恨和暴力时，人们应该完全拒斥标准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为反对种族褊狭，人们应该学会尊重和宽容他者的他性，培养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容忍，等等——抵抗种族仇恨的有效方法不是通过直接对立双方的种族宽容，相反，我们所需的甚至是更多的仇恨，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仇恨：把仇恨对准共同的政治敌人。



二、资本的幽灵

从幽灵角度看，今天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当然，震撼我们的第一个矛盾就是这个全球性反思进程，它无情地嘲弄并追逐过去幽灵，它所带来的不仅是自己的直接性而且是它自己的幽灵，它自己的幽灵性。过去 150 年来一直飘荡着的最著名幽灵，不是过去幽灵，而是（革命性）未来的幽灵——当然是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中产生的幽灵。现今开明的自由主义读者对《宣言》的自动反应是：根据如此多的经验——有关社会形势的构想，以及它支持和宣传的革命前景——这个文本难道不是完全错误的吗？曾经有过这样的政治宣言被随后的历史事实如此清楚地证明是错的吗？《共产党宣言》最多不就是对 19 世纪某些可以辨别的倾向的夸张推断吗？所以，让我们从相反的结果来分析《共产党宣言》：在全球“后……”（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我们今天生活在何处？影响越来越大的口号是“全球化”：粗暴地强迫人们接受统一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威胁着所有的地方性种族传统，包括民族国家的特定形式。有鉴于此，《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的叙述不是比过去更加适宜吗？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这不就是我们前所未有的现实?爱立信电话不再是瑞典人的了,丰田汽车有60%是在美国生产的,好莱坞文化遍及全球最遥远的部分……而且,种族和性别身份的所有形式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补充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叙述,将性别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也增加进去,同样性实践也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因此资本主义往往以扩散不稳定的易变的身份和/或导向来取代标准的异性恋?有时,马克思本人也低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编能力:比如,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美国内战所进行的分析中,他曾声称如果缺乏来自美国南方的仅仅由于奴隶劳动才能提供的廉价棉花,那么英国的纺织业——它的工业支柱——就无法生存,所以英国将被迫直接干涉以阻止奴隶制的废除。

因此,可以这么说,马克思所描述的这个导致所有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全球动态,就是我们的现实——条件是我们不要忘记以其固有的辩证对立面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化”来补充《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形象。同时,资本主义确实悬置了陈旧的传统幽灵的权力,它产生了自己的怪异幽灵。换句话说,一方面,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根本世俗化——它无情地撕裂了任何真正的贵族、神圣性及荣誉等气氛。

① 中译文选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